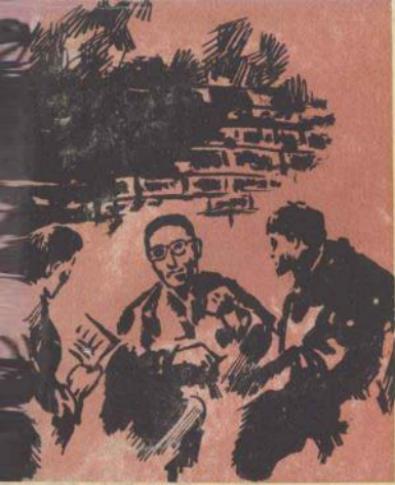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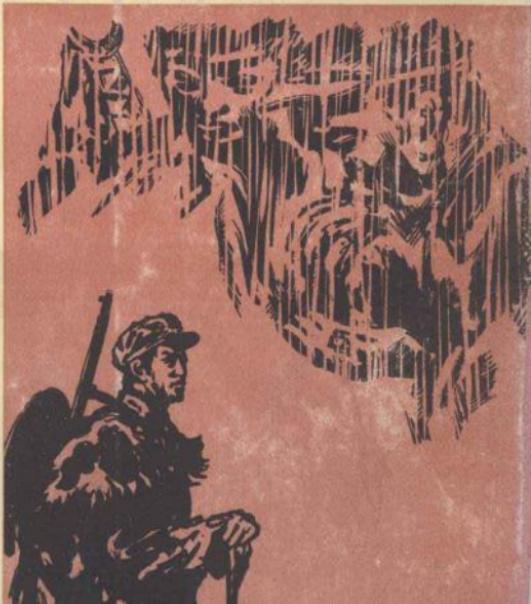


第三集（中）



# 老同志回忆录

總譯



- 大治兵暴
- 故乡的足迹
- 中原突围片断纪实
- 风雨梁子湖

# 老同志回忆录

第三集(中)

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  
中共黄石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中共黄石市委党史办公室  
黄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 前　　言

中共黄石市委常委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王遠璋

我市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工作已持续几年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回忆录是1989年这项工作的成果，它是我市和曾在我市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戎马生涯的真实记录。这些老同志虽近暮年，壮心不已，怀着崇高的责任感，以真挚的情感，讴歌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字里行间充满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

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展望未来。组织撰写《老同志回忆录》至少有如下意义：其一，《老同志回忆录》能再现革命传统，激励我们把老一辈的革命传统接过来，传

下去，代代相传，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二，《老同志回忆录》能再现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战的事迹。同时，用大量史实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来之不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引我们胜利前进；从而为我们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提供难得的教材。其三，《老同志回忆录》能再现老同志和无数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激励我们振奋精神，积极投身改革和建设的大业，积极完成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有鉴于此，我相信这本回忆录的问世，定能象前几本回忆录一样，为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目 录

前 言.....	王远璋	I—I
大冶兵暴.....	程子华	1—12
一.....		3
二.....		6
三.....		8
四.....		9
五.....		11
故乡的足迹.....	李 夫	13—32
一、苦难的童年.....		14
二、学生时代.....		19
三、走向社会.....		26
中原突围片断纪实.....	沈里中	33—98
一、挺进鄂西北.....		34
二、比黄连还苦的人.....		44
三、瓮上歼顽敌.....		50
四、难忘的除夕.....		58
五、向武当山进军.....		79
六、战场惜别.....		86

七、护送电台	94
风雨梁子湖	方 正 99—107
一、	99
二、	100
三、	101
四、	103
五、	104
六、	106
走上革命道路	章宗仁 108—115
一、四处奔波找工作	108
二、同学牵线找到党	112
在黄石坚持地下斗争的岁月	张维明 116—146
一、重建党组织	117
二、争取群众	120
三、开展反内战斗争	127
四、保护工厂 迎接解放	138
五、站好最后一班岗	144
接管乡政权	张瑞和 147—153
在浴血奋战的年代	胡绳武 154—192
一、奔向革命	154

二、特殊的任务	167
三、抗战胜利	170
四、通向解放的路	182
磁东抗日战争的片断回忆	王一民 195—225
一、“七七”事变后的磁县	194
二、爱国人士李祥舜	195
三、爱国绅士张廷槐	196
四、磁县与磁东县委在抗战时期对商城地 区的领导	202
五、养正小学的来历与我党在商城地区党 的组织建设	216
征途路迢迢·回首情依依	赵 桐 226—260
一、报名南下	227
二、威县集训	230
三、跨越黄河	232
四、开封小憩	234
五、进军湖北	236
六、黄陂学习	238
七、抵达大冶	243
八、赴工矿区	246

九、平息暴乱	248
十、新年伊始	251
十一、组建青年团	252
十二、土改抓点	253
十三、严肃党纪	254
十四、鄂城整编	256
我的历史回忆	尹南亭 261—267
一次肃清土匪的行动	于建吾 268—271
战斗在中原大地	卢先炳 272—282
一、鄂西群山打豺狼	273
二、黄河南岸迎刘邓	276
三、大别山区歼顽敌	277
四、挥师江汉振雄风	279
五、荆沙战役操胜券	281
难以忘却的纪念	王益才 283—308
一、平凡的母亲	283
二、“抗日村长”的父亲	286
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	289
四、解放衡水县城的一次战斗	294
五、南下途中	296

六、双河区的群众工作.....	302
黑杀团歼灭记.....赵 纯	309—314
我在解放初期的一段经历.....斯德福	315—321
一、扎营铁山.....	316
二、进驻黄石.....	317
三、转业利华.....	318
四、奉调公安.....	319
我在“巴高”的生活片断.....赵东浩	322—326
一、秘密传阅“抗日书”.....	323
二、大闹公会堂.....	323
三、制造“酒石酸石灰”.....	325
我在辽沈战役中.....屈庆棠	327—331
艰难的岁月.....黄华臣	332—337
回忆父亲冷殿卿.....冷惠英	338—342
后    记 .....	343

# 大治兵暴

程子华



程子华同志原名程世杰，山西省解县（今运城县）人。生于一九〇五年。程子华同志本姓苏，幼时被其姨妈收养，改程姓。一九一二年入私塾启蒙。一九一七年后就读于县立模范国民小学，运城第三贫民高小。一九二二年秋考入太原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任该校学生会副会长、会长。

一九二六年六月由纪秀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奉中共山西省委派遣投考武汉黄埔分校学习。一九二七年五月，随分校学生赴鄂南参加了抗击夏斗寅战斗。大革命失败后，该分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程出逃赴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经奉派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旋后加入红四师第十团，赴海陆丰参加保卫革命政权斗争。斗争失败后，辗转上海、山西等地寻找党组织。

一九二八年秋，在河南驻马店经共产党员郭炳介绍入国民党军岳维峻部任营部副官，再度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接受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在部队秘密从事兵暴工作。一九二九年初，该军缩编为师，程改任排长。同年夏，领导筹备宜昌兵变，因事泄，旧军官王俊杰提前哗变，拖走大部兵变士兵。蒋介石借机对该师再次进行“清洗”，程素颇谨慎，未露真实身分，幸留军中，重新建立党组织，团结广大士兵，以东山再起。同年十月，程在汉口与中央军委派来的石仲伟、柯庆施、邓乾元接洽，向石、柯、邓报告了部队情况，建议再度进行兵暴。旋后随部队前往大冶，听候指示。十二月上旬，程在大冶城关与刘振山秘密接头，听取了中央军委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与刘秘密商定了兵暴时间、联络暗号及行动方案等。是月十四日晚，程领导驻扎在大冶城关武备学堂（现大治师范）的独立15旅二团二营部分士兵举行暴动：指挥起义士兵将该营部分反动连、排、司务长逐一捆绑；派遣部分士兵攻打营部，打乱敌指挥机构；将起义士兵顺利带出了大冶城。兵暴成功后，其所率起义队伍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程任支队长。

一九三〇年春，随红五纵队转战鄂东南一带。四月，在攻打瑞昌城负伤，七月，转至上海就医。翌年春，伤愈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红35军307团团长、独立三师（由红35军改编）师长、红14军40师政委、红41师师长兼政委、红14师师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经过红军大学学习后，先后任粤赣军区红22师师长、红25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25军政委、红15军团政委，开创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

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和该会中共党团书记，冀中军区政委、兼区党委书记，中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分局代理书记兼军区代理司令员，中共北方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副政委，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第四野战军第13军团司令员，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参与组织了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入城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国务院财办第一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中共西南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文革”后，任国家计委顾问，一九八〇年任民政部部长。曾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八大”、“十一大”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顾委常委。

—

大治兵暴部队——独立十五旅的前身是西北军胡历生的国民二军。胡死后，队伍便由岳维峻带下来，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南路军。他的军队受到其他国民党军队的排挤，从南阳一直撤退到驻马店。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从海陆丰出来，几经辗转，来到了驻马店。当时，原想能通过在南路军的一个哥哥，找个落脚

的地方，可是没找到。

有一天，我正徘徊在街头，忽见对面走过来一个人。那人面庞好熟，仔细一看，原来是郭炳。在这种情况下碰上了同志，着实高兴。他紧抓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了个僻静地方，问我：“你要到哪里去？”

“正没地方去哩。”我把情况简单地谈谈。

他说：南路军第二混成旅，有我们的人，你可到那个部队去先安下身来。我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便赶到了确山城。

这里的情况确实很好，有许多自己的同志，在山西被通缉的张维琛（淮珍）、赵振鑫（品三）和由潮汕回来的杨持清等一些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党的关系的同志，都隐蔽在这一部队，有的当副营长，有的当书记长。开始我在一个营里任副官，嗣后又到六团的五连三排当排长。

一九二八年冬，岳部由河南调到安徽阜阳，蒋介石推行其“吞并异己”的政策，把这支五六万人的部队缩编成了新编第一师，下分三个旅，调这支部队到清江浦，一九二九年初又命令开到了武昌的南湖。这时蒋又借口岳维峻拥蒋反冯不力，将岳的师长撤掉，代以曹万顺。

这时，张发奎部正在鄂西宜昌、沙市一带反蒋，蒋便派这一部队开向鄂西打张发奎。谁知刚一接触就吃了败仗，第一旅的一、二、三团全被缴了枪，剩下四、五、六团于张发奎南退广西以后，四、五两团进驻宜昌沙市一带，我所在的六团，驻在巴东对面的秭归。

在这军阀混乱，互相矛盾，下级军官和士兵处在痛苦生活中，党便抓住这一时机，迅速地活动起来。开始，我们这些失掉关系的党员自己秘密恢复了党的生活，建立了支部。

部队升到了阜阳，还未编队以前，又和地方党取得了联系。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夏间，在四、五、六各团中，已有十四五个连建立起了党的支部，党员发展到七十多人，其中有十几个人任连长和排长，还有一个任副营长；在班长和士兵中也有了相当的基础，还团结了一批同情者。这期间党又派了一些干部，象郭子明、季步高、耿卓吾等同志，先后参加进来。于是，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

这时客观情势也是很好的。岳维峻被撤职，曹万顺来了以后，在部队中大力推行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将部队中原来西北军的许多老官长换为黄埔学生。这一行动引起了老官长们的普遍不满。他们同士兵的封建关系很深，这种不满情绪很快蔓延了全军。加上蒋介石歧视非嫡系部队，待遇不公，士兵生活很苦，情绪更是不稳。五团团长王俊杰是老军官，便有了要将部队拉走的意思。

党抓住了这一时机，在部队开出武汉之前，便决定伺机发动兵暴，并由张维琛同志组织起义司令部。接着，在部队由武汉开往宜昌的途中，各部队中的党员骨干展开了紧张的活动，郭子明、耿卓吾、季步高等同志赶到宜昌，赵品三、石海峰、高山尧等同志到长沙联络，一个大规模的起义在计划、酝酿中，并接近成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现有的力量，充分利用部队中的反蒋、反黄埔生的情绪，把部队拖出去（至少拖出一部分），与活动在湘鄂西的贺龙同志的部队会合，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个垂手可得的胜利竟因指导上的一着失策而失掉了。当时，领导上考虑到王俊杰是团长，在部队中老关系深，影响大，想与他合起来搞，结果过早地把党的面目暴露了。王俊杰是个野心很大的旧军官。他一看我们党也要拉这支部

队，便在我们起义之前，利用旧的关系，把四、五两团紧抓到了手里。张维琛同志看形势难再等，当即决定提前行动，分配四、五两团的党员，加紧活动，甚至派出人员去击毙旅长。耿卓吾同志就是在击毙旅长时被捕牺牲的。尽管做了这样许多工作，但是终因我们对敌人缺乏警惕，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辛勤斗争的成果被王俊杰夺走了。

## 二

宜昌兵变时，因为秭归距宜昌较远，我对四、五两团的情况不了解。出事以后，突然传来命令，要六团立即开回宜昌。船到宜昌附近的江心，“威胜”军舰把我们的船只监视起来，接着我们被缴了枪并被看押着，个个徒手上了岸，进了宜昌。这时才知道王俊杰已经拉起队伍走了。六团在宜昌被监视着驻扎了一星期，又徒手回到了汉口的硚口一带，被编成独立十五旅，旅长换上了唐云山。

由于王俊杰兵变时的口号是“杀黄埔生”，这时蒋系更找到了撤换老官长的借口。他们说：“这个队伍是土匪底子，土匪官长全靠不住！”便来了个彻底换班，把全部老官长都换成了黄埔学生，连长、排长，甚至连个别的班长都换了。

这事自然少不了临到我的头上。这天，上面把我叫了去问：“你是什么出身？”

“我是阎锡山学兵团毕业的。”我不敢讲自己是武汉中央学校的。经我这一说，他们便认为我只学了些军事，政治上无所谓。

这时党内的同志除了潜藏在士兵中的以外，象张维琛、郭子明、刘振山、杜申美同志有的悄悄转移了，有的被当作

老官长或肇事人被开除出去。军官中的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只我一个侥幸留下来。眼看费了好大劲建立起来的党组织，被这一意外的事件弄垮了，叫人又心痛又焦急。我一面设法和外面的同志取得联系，一面把部队内部的党组织整理了一下。

整理工作是先从本连着手的。我观察、分析了本营的情况：全营三个连长，顶数六连连长的势力大。阎兆祥是黄埔四期学生，是团长的亲信，说什么话都很管用。他和我是同乡。他连上的班长都和我熟（其中有几个是党员），他想利用我来拉拢这些班长。我也乐于和他搭这个关系，因为我连（五连）的连长是个昏庸无能的人，什么事都是看阎兆祥的眼目行事；七连连长也是黄埔四期生，山西平陆人，和我是邻县，也便借着这层小同乡的关系和他搞的挺近乎。因此，我表面上帮着阎兆祥搞好与他连各班长的关系，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事帮他疏通疏通，这样就把阎兆祥拢住了。拢住了阎兆祥也就抓住了我连的连长，而且巩固了我的公开地位。

搞好了连长这一层，还有排长们。二排长是黄埔五期的，性格比较随和，是营长的人，他一到连上，我就和他搞得不错，他不但不在营长面前说我的坏话，还经常帮我说一两句好话，后来他还被拉着参加了起义。

团结了上层，对各班长就好办了，因为这个营里的班长没有换，都是老底子，有不少是党员；即便不是党员，也因我是仅存的一个老官长，都和我靠得很近。

根据这样的情况，党内进行了研究，确定首先把部队掌握好，进一步用交朋友的办法，秘密地争取和团结党外士兵中的同情分子，慢慢地积蓄力量，以便在与上级党联系上以后，条件许可时，再组织兵暴行动。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与被迫撤离十五旅的赵品三、郭子明等同志秘密取得了联系。

### 三

就在这时，红五军五纵队由何长工、李灿同志率领，来到了鄂东南。早在他们没来之前，这里的党已经建立了红十二军。五纵队的来到，使这里的斗争更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十月初，上面传下了命令，要我们开到阳新、大冶一带去打红军。接到这个消息，我连忙跑去找到了赵品三等同志商议。我说：“队伍要开到大冶去打红军了，把队伍带到那边去怎么样？”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确是个很好的机会，便同意了这一计划。并约定：今后通过地方党取得联系。

说也凑巧，就在这时，党中央派柯乃康（庆施）、邓乾元等三同志到汉口来找我们了。我把情况向他们报告了一下，他们也同意趁这机会把队伍拉出去。庆施同志问我：“有没有把握呀？”我说：“估计拉出这个营去问题不大，不过要是你们能与鄂东特委联系一下，由红军从外面配合进攻，那把握就更大些。”便商量好外面的事由他们组织接洽，内外双方的联系，等队伍开出去住定了以后再说。于是，柯庆施等同志偕同赵品三、郭子明同志赶到鄂东特委，并与战斗在鄂东南的红五纵队取得了联系。

十月，我们这个团开到了大冶一带，一营驻阳新，二营驻大冶，三营驻江北的团风。驻到这里，出城就是红军根据地，条件比在武汉有利多了。

在这里驻了一个多月，一天，突然一个人偷偷地来找我。这人是个党员，原来给旅长当马弁，后来撤出来了。这